

我的金三角

青子/著

掸邦高原上，缭绕山间的云雾向着初升的太阳徐徐爬升。漫漫雪白、淡紫、嫣红的大烟花朵摇曳在亚热带的熏风中。这就是充满诱惑却饱含毒汁的罂粟花。这就是举世闻名的“金三角”。

他二十年如一日地义务为段将军守灵，每天早晨他都军装整齐地到墓前立正敬礼：“报告长官，士兵黄家福向你报到。”

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打量陌生人的眼神，是那种警觉的、多疑的、被人抛弃的眼神。

他太太的两个侄女，一个嫁给罗星汉，一个嫁给坤沙，两人都是大毒枭。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我的金三角

青子/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金三角 / 青子著. —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04.3

ISBN 7-222-03970-8

I. 我... II. 青... III. 日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1534 号

组稿编辑: 项万和

责任编辑: 欧阳常贵 李锦雯

装帧设计: 合和工作室

图片提供: 青子

书 名	我的金三角
作 者	青子
出 版	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ynrm.peoplespace.net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	787 × 960 1/16
印 张	11.75
字 数	150 千
版 次	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0,000
印 刷	云南红河彩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印装
书 号	ISBN 7-222-03970-8
定 价	36.00 元

尊敬的读者: 若你购买的我社

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发行部电话: (0871)4194864 4191604 4107628 (邮购)

出发，出发

我是个女人，也是妻子和母亲。这些身份决定了我生活在一个平静、美丽的港湾。我所学的专业是新闻与摄影，多年来却从事着一份和专业毫不搭界却让人羡慕的工作。但摄影却是我的最爱，与之相比再好的职业都无足轻重了。在摄影中，最热爱的是民俗摄影，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和一帮影友出没于农村的山旮旯，或是一场艳俗的民族婚礼或是一场传统的、簇拥着红漆棺材疯狂舞蹈的葬礼……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没有在家过年。假期苦短，要出去搞创作，只能选择过年过节放假的时候出行。我喜欢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抓拍人物神态。20世纪90年代有驾摩托车追寻香格里拉圣山和梯田云海的经历，终以额头上缝了26针为代价！为掩饰吓人的疤痕，有大半年时间我蒙着各种色彩绚丽的头巾在市政府大院飘出飘进，俨然成了整齐划一的公务员队伍里的另类。更多的时候我只有无奈地两点一线地上班复下班，下班复上班，公文复公文，会议复会议；只有无奈地看着我的美国专业旅

行背包、瑞士睡袋、尼康相机蒙灰尘，无奈地跟着大家一窝蜂地去拍各类粉饰过的俊男和美女，去拍经过演练和程式化的笑靥，最后为在千篇一律的照片中找出与别人些微的不同而争个面红耳赤。我喜欢一次次不断地出发。出发是我生命中最具亮点的部分。在行走中，我从不害怕更不会疲倦，相反常常处在亢奋之中。只有在这种时候，我才会感觉到真实的自我。每次出发归来，身上的疲惫尚未消失，我的心里已在期盼着下一次出发的来临。我到过不少地方，拍出了几大箱无用的照片。有时我甚至想，我是不是借外出摄影之名在遁世，在一次又一次想方设法地踏上放飞自我的航程？我或许应该去做一个职业的旅行家，去做一个真正的自由摄影人？

我认识一个人，是个自费周游世界的中国人。他每到一地，就收集当地饭店的名片，汇集后出书供给那些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旅游者，方便他们为下一个停泊地预订房间和机票。于是，每个酒店和旅游地都很乐意免费接待他。还有一位画家，到处旅游。没有钱了就作画卖。我在心里一直渴望像他们一样周游世界。想归想，实施起来又总是难上加难。

当被称为“春城三毛”的自由撰稿人晓曙情绪高涨地来相邀：“走，到金三角去。”“金三角吗？”我还一头雾水地问。回答是肯定的。她还加了一句：“就是泰老缅三国边境的金三角。”金三角，那是一个怎样神奇的地方哟！无边的热带雨林、亚热带似火的骄阳、如鞭的暴雨、美丽夺目的罂粟花、可怕的海洛因、臭名昭著的蒋军残部、强悍的地方武装、野蛮的原始部落……关于金三角的种种一下子涌上了我的脑海。其实，我对金三角的认知是很少的，可以说是朦胧而又懵懂的。这个地方之所以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，完全是因为到达那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但此时此刻，金三角这个地名却是那样深地触动了我，散发出极大的诱惑力在召唤着我，一时间甚至成了我梦牵魂绕、日思夜想的地方。往常悠闲舒适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味同嚼蜡。出发前的那段时间，我的眼睛里、脑海里除了金三角，还是金三角。当我和晓曙真实地站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时，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甚至不敢想象我们后来曾经在这神秘王国中竟然呆了整整196天！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，我们携带着合法的护照却不得不以“非法入境者”的身份，穿越了缅甸掸邦高原，到了泰国清迈、清盛、清莱、清孔、湄

塞，到了残军总部美斯乐，到了老挝会晒、古都琅勃拉邦，走过了整个“金三角”地区。在这难忘的196天里，我们在亚热带骄阳的照耀下，热带雨林暴雨的洗涤下，攀登过公明山，涉过湄公河，在村民简陋的竹楼里住过；在佤人的大烟地里为烟民们拍过照片；湄塞教堂里，我们在仁慈的上帝目光注视下依偎着睡在硬板凳上，与傣人、佤人、长颈族人、食土族人、大耳窿族人交过朋友。我甚至已经习惯像他们一样不洗手就抓着饭吃，包括佤人的鸡肉烂饭，习惯了蘸着“楠咪”大吃生肉。直到现在，我都是一双缅式大拖鞋常年不离脚，让我原来小巧玲珑的双脚像施过日本尿素一样疯长。

我们用脚步丈量生命的历程，用镜头记录世间万象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我们采访过许多的村民，采访过在金三角生活的许多普通的人，采访过当地的华侨、侨领，采访过海洛因贩子，采访过大毒枭，采访过国民党残部的司令，采访过现在金三角地区新格局的新霸主，采访过联合国缉毒检查团，采访过佤邦军战士，采访过原缅共娘子军连的老战士，采访过流落在金三角的中国老知青，采访过脱衣舞女郎，采访过土司山官，采访过某达官贵人的小老婆，采访过每到一个地方就娶

一个小老婆、目前已拥有 34 个、正准备物色第 35 个老婆、已有 68 岁的老华侨……我的此行收获太大了。这完全不同于我的任何一次出发，可以用惊世骇俗来形容。它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人生，什么是厚重，什么是深沉，知道了什么是鲜活的生命，什么是滚烫的热血。

回来已有两年，每次翻照片，我都如老牛反刍：仿佛又回到富饶而贫穷、肥沃而贫瘠、纯善与狡诈、温情与野蛮、卑鄙与高尚、战争与和平、黑暗与光明相互交织的金三角。这是一份还没有完全尘封的记忆，是两个女人用生命去行走的记录。

在这本书里，我所写的只是我和晓曙在金三角的部分经历，更多的是关于旅行。当时曾经在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、场景和许多惊心动魄的画面，都因为“非法”身份的限制、旅途的艰辛和对金三角认识的肤浅，因为刹那间的迟疑而未能完整记录，至今我犹追悔莫及。





2001年3月8日

左：金三角的奇异民族，我们没有考证到她的准确称呼，从外貌特征上看，姑且称作“大耳族”吧。

右一：背靠联合国禁毒考察团这棵大树，我和晓曙才得以在缅北这个重要的关卡前合影留念，远处小山坡上是荷枪的士兵。

右二：有人说东南亚的经济有一半是华人的，华人中的一大半又是潮州人的。在清迈，我站在潮州人修建的武庙前，希望关公他老人家能保佑我们旅途顺利平安。

在最容易忘记却偏偏要找个日子来纪念的妇女节，我们终于出发了。更确切地说，应该是总算出发了。在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和晓曙多年来的生活方式全部打乱了，仿佛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只有一个，到金三角去！到金三角去！！

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。老人家的《论持久战》给我们指明了方向。凡是有关金三角的书籍、资料，我俩是能买则买，买不到就借，秉烛夜读，烂熟于心。广泛开展“人民战争”。已记不清请人吃了多少餐饭和被人请了多少餐饭，只要是有关“那边”的丁点儿消息，我俩都不遗余力地找上门去打探，又记名字，又留电话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两人通话也是一惊一乍：“开战了！泰缅两国已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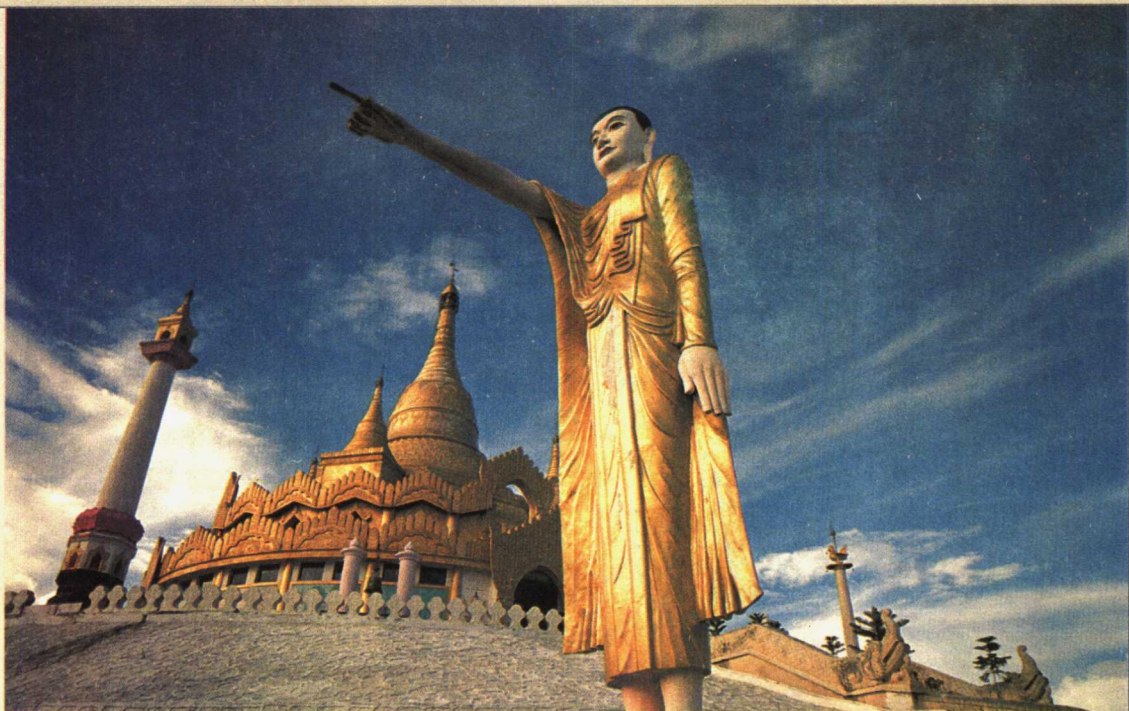


上：金三角贫穷的烟农，这样的情景随处可见。

右：公元前三世纪，阿育王派遣的使者跋涉森林、高山来到东南亚传播佛教。今天，高耸入云的金佛在信奉小乘佛教的金三角已非常普遍。

封关，边境老百姓都在往外疏散……”“今天打死两人，打伤10人，炮弹还落在民屋上……”老公沉不住气了：“我觉着怎么那么玄乎？好像住在前线指挥部似的，你们到金三角可别给人当作间谍抓起来。”——这个乌鸦嘴，以后还真让他给说中了。

泰、缅、老三国签证已经搞定，只是缅甸签证上盖着“禁止陆路进入”，让人不得不三思而行。最后两人狠下决心：先混过边境再说。我们俩每人一个大旅行背包，像是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。大有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”的气概。我们的包里装满相机、闪光灯、电池、各色T恤、裙装、色彩艳丽的几十条纱巾，以及瑞士军刀、指南针、防蚊水、驱蛇药、防晒霜……药剂师出身的晓曙还多装了一大包保健药。我则带上了200来个胶卷。下午4:00，到南窑汽车站乘车到耿马。此行有770公里。我们乘的是那种到处粘糊糊的卧铺车，薄薄的被子脏得看不出本色。车厢里或躺或坐塞满了人，他们大多用浓重的川音旁若无人地摆龙门阵，这些勤劳的“川军”已经把打工范围扩大到了边境。夜晚，窗子一律关得死死的。



民工们又一个劲儿比赛似地抽烟，加上脚臭、汗臭，以及车上打翻的一坛子酸菜的浓烈味道，硬是把我俩薰得喘不过气。

2001年3月11日

中缅边界清水河口岸。山水相连、唇齿相依就是两国边境的真实写照。我俩要等“那边”的人来接，只得在边防站盘桓一天。

初来乍到，事事新鲜，参观完几米长的小街子后就到桥头检查站去，像看风景一样看边防武警执勤。连接两国的南帕河大桥一分为二，分属两国。远远看去，桥那头的缅甸边防人员着咸菜色制服，皮肤黑里透亮，和我们这边身穿清新的橄榄绿、白白净净的士兵形成鲜明对比，我迫不及待地拿出相机，征得对方同意后，一阵狂拍。晓曙着急地提醒我，节约胶卷，万里长征才开始第一步。来自北京的小王武警告诉我们，今天是中国这边赶街，从缅甸过来的人比较多。桥上过来的人中，有挑着碧绿青菜的，有背着娃娃抱着鸡的，还有赶着小猪的。武警们都认真细致地一一检查。指导员告诉我说，



清迈，我和晓曙住过的云南宾馆，老板是个巴基斯坦人，不会讲半句中文。



在泰国的美斯乐，残军开的小吃店，招牌上用中文写着：小马哥牛肉面。



我和晓曙终于来到了泰、缅两国边境的重镇——泰国涌塞，两国正在交战，关卡未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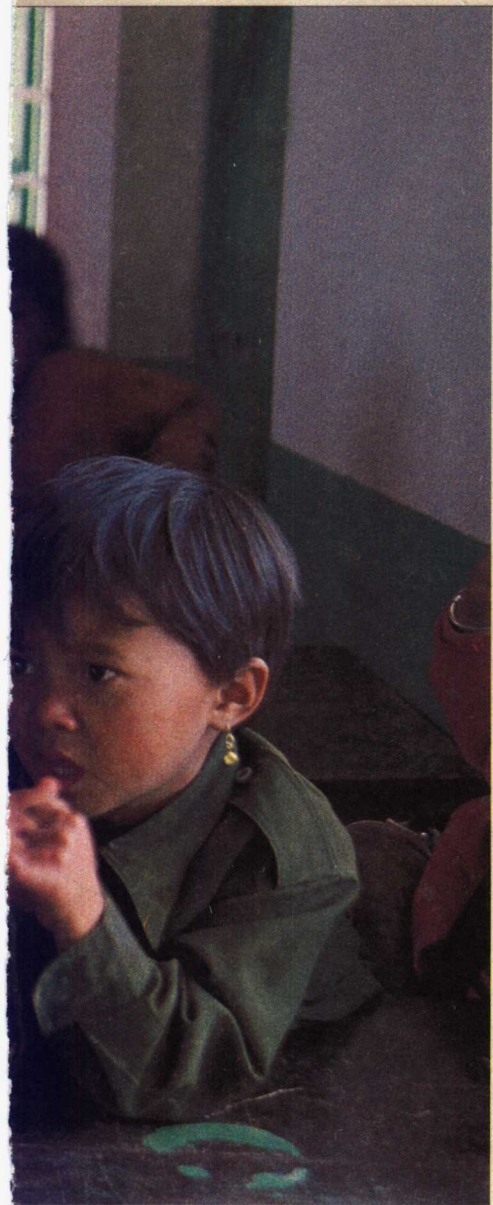
别看这些士兵年轻，查起毒来可有一手，他们可以从过往边民的腋下、体内、高跟鞋中、玉石的毛料里，查出海洛因来，每个士兵查到的毒品加起来都有几百公斤了。

2001年3月12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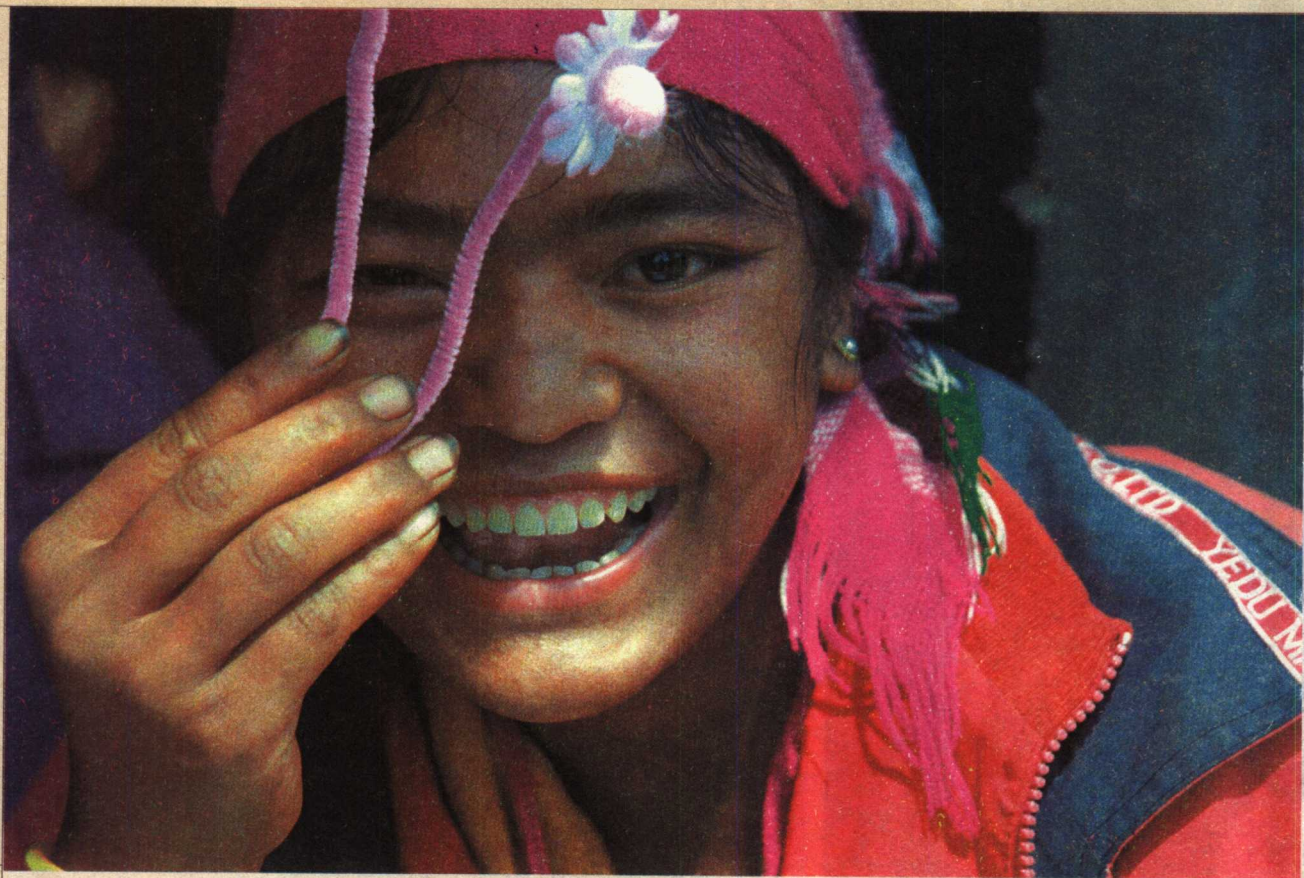
境外来了一辆丰田越野车。一个神秘女人，帮我们办好了边民证，领着我们进入缅甸果敢，这里是缅甸政府第一特区彭家声的领地，是我们进入金三角的第一站。沿途没有看到大烟地，只有连绵的甘蔗林。高高的迎宾牌坊上面写的是“太平洋皇家娱乐城”，画着扑克牌和“庄、闲”的广告。右联是“喜迎四面八方嘉宾”，左联是“笑接五湖四海豪客”。我们看了不禁哑然失笑，说，怕是“笑接五湖四海赌客”吧。果敢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。双风城里，一片铁皮瓦顶低矮的房子，墙壁是用竹子编成的。百货摊上摆满了泰国的老虎牌啤酒、力多精、日本味素等，生意十分萧条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声鼎沸的大竹篷里的赌场。只见里面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，我们简直不知看什么好。在后院，放着两场香港武打小电影，正打得昏天黑地。另一边有一个戏台，三五个身穿三点式的妖艳女子，在台上扭着屁股，唱着缅语歌。台下的人们不时地起哄呼叫。还有人把一束束鲜花从舞台下的各个角落扔往台上。东北角是一个露天舞场，一群快活的男女，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扭动着身子。再向后走，便是赌场。在那里，吆喝声、报点声、揽客声此起彼伏，嚷成一片。各种各样的赌法都有，有大公鸡、拉滚球、掷骰子、百家乐、滚彩球、赌数字、套圈、钓鱼等等，五花八门。两侧的厢房里，又有几桌牌九，每桌都围满了赌徒。想体验一下赌钱的滋味，我和晓曙禁不住各拿出50元人民币来赌百家乐。人虽摆出了一副老赌



侃邦天真可爱的孩子们。



鲍司令英俊、帅气的警卫团长。



徒的样子，却不知把钱该放在赌桌的哪里。好不容易搞清楚地方，开盘后也只是一眨眼功夫，我们的钱就进了庄家的口袋里。不甘心，每人又拿出100元来扳本。哇！一下子赢了40元。两人兴高采烈，相拥大叫：“哇，赚钱了！”再投入，又赢了100元。我们兴奋的呼叫声几乎要将房顶都掀掉。一屋子黑黝黝的赌客惊异地看着不知哪里来的两个傻妞，还以为我们赢了几百万呢。本想见好就收，但贪欲害人。再投，又输了。再投，又输了。整整输掉了300多元。看来赌字真正沾不得。向旁边的一个大院走，大院门口挂了好几个红、绿、黄三色的彩灯。门口一老头诡秘地对我们说：“两位小姐，这里面你们就不要进去了。”我奇怪：“为什么？”他道：“这里是玩女人的地方，20块人民币就可以打一炮。”我们抱头鼠窜。

金三角如野花般灿烂明艳的少女。